

甘介侯著

27

抗戰中軍事外交的轉運



屬購子軍校

1938.7.21

抗戰中軍事外交的轉變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三版

著者 甘介侯

出版者 前進社

總經理處 上海雜誌公司

實價國幣壹角
三仙

抗戰中軍事外交的轉變

1. 日本爲什麼要侵畧中國
2. 蘆溝橋事變何以突於七七發生
3. 發動全面抗戰
4. 抗戰中軍事外交的進程
5. 抗戰中軍事外交的轉變

請于五星期內一齊交付郵局
付郵（因所來郵件一五都匯）

日本爲什麼要侵畧中國

我於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前三月，同某人東渡日本。目的有二：（一）北伐初興，革命軍到了長江，把政府搬到武漢的時候，日本政府派了一個代表，到漢口來游說中日俄三國聯合起來，創立一個東亞新局面。後來外務省次官也到漢口，提出同樣的問題。不久甯漢合作，政府改組，此事就失去了線索，一直擱置下來。民國二十年，有一個與日本政府有關係的政客，在廣州舊事重提。古井重波，我們覺得奇怪，大家以爲不如到日本去看一看，葫蘆裏是什麼藥。（二）中日關係，一天一天地惡化，東三省遲早要出亂子，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似的，大家覺得關外事變不過是時間問題。「矮子肚裏疙瘩多」，但是究竟是什麼一個疙瘩，也要去看個清楚。

幣原的對華政策

那時的外相是幣原。他與資本家的關係極爲密切，他是日本自由主義者中間最徹底的一個，他倒確實希望中日合作。他以爲那時的中日糾紛是無謂的，中日懸案

何至積到數百件之多，而延不能決。他最注意的是南滿鐵路的平行線，他認為這是我們違反了條約，傷害了日方的利益，結果將使南滿鐵路破產。他覺得日本的目的的是與中國經濟合作，毫無政治意味，更談不到侵略；中國推諉延宕的態度，在他似乎費解。幣原的表示，若是真限於經濟合作，確無政治意味，那末我們可以贊成。所怕者政治意味隨着經濟合作而來，領土野心又隨着政治意味而來，否則我國對於純粹的經濟合作，有什麼顧慮呢？安南斐律濱暹羅和南洋羣島的經濟利益，豈不是差不多都操諸華僑手中？自大企業一直到沿街小販簡直都是華人。華僑握着這麼大的經濟勢力，但從來沒有聽見英美法荷等國的殖民地經濟上受了損害，政治上受了威脅。因為華僑的動作是合法的互助的，性質純粹是經濟的。日本要同中國經濟合作，若是像中國在外的華僑一樣，我們有什麼可怕的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我們的格言，我們若拒絕日本這樣合理的經濟合作，那末這許多華僑有什麼理由可以在南洋一帶活動？但事實的昭示，中日經濟合作每含着政治的意味，甚至侵畧領土，破壞主權，干涉行政，也是經濟合作的背景。例如南滿鐵路，本是經濟合作的

事業，但鐵路區域裏的警察權行政權都歸日方，鐵路區域儼然成爲日本領土。有了這個前例，中國怎樣不會寒心呢？幣原之爲人，倒也爽快，他以政治家的風度，提出了三個策劃：（一）南滿平行線，雖爲破壞條約，惟既爲已成事實，日本可不加反對，但須規定聯運辦法，劃一收費，以免競爭；（二）成立中日混合委員會，進行解決中日一切懸案；（三）日本政府發表宣言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

犬養毅給我的印象

當時的日本政府是民政黨內閣，政友會是在野黨。在政潮的消漲裏，政友會或許不久即會出來組閣，所以也要去探詢一下。我們和犬養毅的會談，是一個有趣味的回憶。我們到了犬養的私邸，預約的繙譯還沒有來，我們不能說日本話，犬養也不能說中國話和外國話，面面相覷者二十分鐘。幸有一個妙齡少女來破此沉寂，她先來捧茶，後來一次一次地送水菓送糖菓送點心，這個磨續不斷的意外穿插，救濟了我們二十分鐘的枯悶。後來聽人說，這個少女是犬養快婿芳澤謙吉的女兒。我看見她送了點心上來，不禁着急，因爲點心之後，不會再有東西送來的了。情急智生

，我做手勢請這個少女拿紙筆來。我寫問犬養願不願筆談，犬養贊同。

我先述來意，犬養的態度，大致和幣原相同，主張中日合作，但意味相殊，字裏行間，帶有多少譴謫中國的語調。他老是說，中國對不起日本，中國當局缺乏誠意，甚至對於中國的前途，抱着多少懷疑。他的胸襟，沒有幣原那樣開拓，他的思想是狹義的國家觀念，他的目光囿於日本，脫不了日本人普通的成見。我們筆談約有一小時，所以涉及的問題甚多。犬養行文甚速，他所寫的是純粹的漢文，不是日本式的漢文，不愧爲一支那通老手。辭別的時候，我滿想把一疊談話稿帶走，那知犬養先信手拈去。犬養後爲首相，因對中國不夠強化而遭暗殺，那一疊很有歷史價值的談話稿，我未獲收藏，至今尙有遺憾。

我對於軍部得到深切的認識

日本軍事當局，不但思想態度迥乎不同，而且待人接物充分表現着傲慢驕凌的神氣。他們認爲中國在朝當軸對於日本缺乏誠意，在野任何黨派，一經掌握政權，也不會有誠意的。他們很露骨地指謫我們最高領袖缺乏誠意，並明顯地流露了要擊

破他的政權的意思。他們又說目前最感重要的無非是東三省的一切糾紛，張學良推諉不理，政府也是圖卸責任。即使中國政府命令張學良負責解決，張學良也不會服從命令，以後無論何人當權也不會有什麼方法使他服從命令。事實如此，中日關係還有什麼改善的希望？言詞之間，盡量表現對於東三省將取自由行動的步驟。日本軍人差不多都懷着輕視中國的觀念。他們以爲中國終是逃不出內亂私鬥的圈子，政治財政軍事建設的改進，終不會有什麼希望，永遠是一個無組織的國家。即使日本不宰割中國，中國遲早總有被歐美統制的一天，日本何不相機下手，先發制人。知道了日本軍人的態度，益信狂風暴雨，瞬息卽至，我們就束裝返國。不出三月，九一八事變果然爆發了。

日本口裏的中日合作與東亞和平

日本人開口說「中日合作」，閉口說「中日合作」。但是「合作」兩字，在日本各有各的字典，各有各的特殊定義。我那次到日本，看了兩部主要的字典。第一部對於「合作」的定義，是作這樣的解釋：中國要承認日本爲大哥哥，受他的指導，聽他的

話，亦步亦趨地處處跟他走；同時日本不讓中國長大增強，否則難免喧賓奪主，東亞領導權要落在中國手中。這是政黨外交系的字典。第二部對於「合作」的定義是：認定中國是個不中用的國家，沒有什麼力量，將來也沒有什麼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同中國攜手，豈不反受牽累，自貽伊戚。而且中國當局，對於日本終是毫無誠意。今日親日，明日親英，後日又可親俄，翻來覆去，終要上中國以夷制夷的當。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完全控制，使中國實際上變成日本的保護國。這是軍部的字典。

那末東亞和平是什麼意義呢？我已經說過，我們到日本目的之一，是看一看日本以前所提出的中日俄三國聯合是什麼一回事。我素來主張，欲求東亞和平必有成立一個「東亞羅加諾」：中日中俄日俄之間，各不侵犯領土，各不施用武力來解決一切糾紛；與遠東有關係的英法連同中日俄共同担保中日俄三國間領土的各不侵犯。但我早已知道，日本所提出的中日俄三國聯合並是這個意思，日本想以中日俄為東方軸心，來控制亞洲擯拒歐美。我們到日本的時候，才知道就是這個計劃，也已

成爲迴光返照，祇有少數人還在這樣想，少壯派已經雄心勃發，要把日本一國做亞洲的軸心了。最近日本內相末次所說的幾句話，很明顯地闡述了我那時在日本聽得到的日本人心目中所謂「東亞和平的印象。」他說：「樹立遠東和平，不但是日本的使命，實亦東方民族的共同使命；有色人種若不脫離白人的桎梏，世界和平決難實現。」這就是說，日本想做有色人種的解放者，想做有色人種的領袖。要實現這個理想計劃，日本必須控制中國，合併兩國的力量來做一個有色人種聯合陣線的中心，再向英美法俄進攻，至少限度是要肅清歐美在亞洲的勢力。這就是所謂「大陸政策」和「南進政策」。「大陸政策」以蘇俄爲對象，「南進政策」以英國爲對象，日本無論先行那個政策，先要把中國抓住。所以日本要同中國「合作」，不許中國與英美法俄來往。好像一個莽漢想獨佔一個閨秀，不管她願意不願意，一手把她搶到山上，叫她做壓寨夫人，不許她和任何人談話，不許她和任何人見面。可惜中國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字典，所以日本此次要用飛機大砲來強迫我們上這堂日本新字典的功課。

蘆溝橋事變何以突於七七發生

此文於二十六年八月二日在廣州香港各報刊載，說明日本何以於七七發動蘆溝橋事變。原文分爲兩段，以後段重見於「發動全面抗戰」一文中，故祇錄其前段。

日本侵華計劃本定於八九月間發動，其步驟先在綏遠挑起衝突，再在平津一帶藉端用兵。而蘆溝橋事變，已於七月初突然爆發。是日本軍部最近計劃已將時間提早二月，並將地點移迫平津。日本軍部何以須以今年秋間爲其發動之時間？何以又將預定時間提早二月？細察用意，知非偶然，日本軍部瞻前顧後，認此爲千載一時之機。華北戰事，遂不能免。

(一) 西安事變發生後，第三國際令中國共產黨服從中央，以便提早完成全國一致之抗日局面。惟日本一年以來，以共同防共與華北經濟合作，壓迫中國承認。

對於第三國際之行動，自必認為對日增加一重威脅。余在滬時，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告余：『中國政府將紅軍改編爲三師，並担负軍餉，中國政府指紅軍爲屈服，但日本視爲與紅軍合作。』六月中旬，紅軍代表周恩來赴廬，與中央當局會議。日本軍部更覺中國離題太遠，決定採取斷然步驟。

(二)蘇俄之遠東駐軍隨時可以威脅東四省，而其遠東空軍，甚至可以威脅日本本部。故日本屢與蘇俄交涉，若蘇俄撤退遠東駐軍，願與訂立各不侵犯條約，惟蘇俄未之允。一二八淞滬戰爭之後，中國盡力增加軍備。日本若欲先發制人，應將中國軍力乘早撲滅，而其遲不發動以迄今日者，以有蘇俄之遠駐東軍在也。今則蘇俄以托洛斯基派之活動，黨獄重重，史丹林厲行清黨，紅軍領袖政府要人之撤職逮捕與處死者，不知凡幾，組織動搖，頓呈混亂。史丹林于最近期內，必致全力于整飭內部，無暇東顧，此爲日本不可多得之機會。

(三)英國受阿比西尼亞及西班牙事件之教訓，知不能言戰即不能言和，於是大事擴充軍備。其海軍計劃之目的，在歐足以控制意大利，同時在遠東足以控制日本

。此項計劃若果完成，則日本立國之安危，將繫於英國之喜怒。惟英國擴軍，今方開始；意大利於征服阿比西尼亞後，儼然以地中海主人自居。英若欲擅意而恢復地中海原狀，則力有未逮，任意猖狂，則楚歌四面。在此徬徨困蹢之際，自難東顧。日本以爲先發制人，此其時矣。

（四）日本內部糾紛日益嚴重，元老重臣政黨外交系財閥資本家與軍部之間已有政權之爭，而軍部中穩健派與急進派又有奪巢之鬥。穩健派以力量薄弱，勾結政黨，縱橫捭闔，局面遂更複雜。策之關東軍獨斷獨行，日現其離心傾向。日本軍部見此危機，急圖挽救。挽救之道，必先團結軍部，進而壓倒政黨。惟欲達此目的，除對外作戰轉移國內視線，刺激人民俾受操縱外，別無其他途徑。於是日軍部急進派，不得不挑釁宛平，促成事變。

（五）日本天津駐屯軍，兩年以來，向我華北當局威逼利誘，要求實行華北經濟合作，實施冀察自治。華北當局除因循敷衍而外，別無對策。而龍烟煤礦之開發，滄石鐵路之敷設，日軍又志在必行，追迫無效，表示決絕；履霜堅冰，禍患固已近

在眉睫。日本經濟考察團適於此時來華，與我國朝野商議提攜，我當局自以改善華北局勢爲先決問題。關東軍與天津駐屯軍聞而憤激，對於經濟考察團採取仇視態度，阻其北上。經濟考察團之任務雖受阻撓而未完成，但仍恐回國之後，對於兩軍有不利行爲，發動事變，遂有提早之必要。日本軍部對於中國兵力估計太低，以爲五個師團可以橫行中國。解決華北問題，易如反掌。而軍部之預定計劃竟以爲華北將一如東四省之前例，無須用兵，叱嗟可定，其不戰而取不勞而穫之伎倆又可重演。各國即欲干涉，而霸佔華北瞬息已既成事實，國際間之動作，至多不出九一八事變以後之敷衍了事而已。

英蘇政府於七七前見此危局，惴惴不安。兩國外交當局計劃策動太平洋集體安全協定，以冀籠籠日本，使其於此一二年內不能發動戰事，俾英蘇得以從容擴充軍備。英囑我國將此議提出，與日磋商，我以事無把握，未作嘗試。此議遂於英國帝國會議中由殖民地政府提出。日本聞之，即表拒絕。最後和平之門，因之堵塞。七七遂爲我歷史上民族生存之最大危機，而同時亦將爲我歷史上日寇上國之最後一幕。

發動全面抗戰

此文於二十六年八月十日在上海發表，刊載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此時中日衝突將仍爲局部抗戰抑將進爲全面抗戰，尙未明瞭，此文堅決主張發動全面抗戰。八月十三日淞戰發生，演成全面抗戰之局勢。

兩月之前我在滬謁中央某領袖時，曾提出如下之意見：『我國之敵人爲日本軍部，而非日本人民。今元老重臣政黨外交系財閥資本家已稍稍抬頭，若彼輩主張調整中日關係，而能阻止軍部之狂妄計劃，同時德意兩國與日本關係密切，亦與我國友善，若能勸告日本，勿破壞東亞和平；則我已得英美同情之外，再運用此兩種力量，以保領土而展長軍事準備時期，是爲上策。但我恐日軍部不肯放棄其原定計劃，難使就範。若軍部再度壓服政黨，或政黨軟化而附和軍部，則我最後希望，已告斷絕。我除抗戰之外，無他生路。我無須戰勝，祇求擴大持久，日軍都必遭崩潰，

而我可永絕後患」。今戰端已開，請再申述前意，對於我國應採之決策，略供愚見。

一 全面抗戰必得最後勝利

日本利於速戰速決，我則利於延長持久，日本利於縮小戰鬥區域，我則利於擴大戰線，日本利於兩國主力軍一決勝負，我則利於分配兵力隨地抗戰。故我若發動全面抗戰，將戰事延長至半年以上，日本勢必不支。最後勝利，必屬於我。試言其理由。

(一)以日本軍部爲觀察之點：淞滬戰爭後，日本人民漸漸不直軍部之所爲。現軍部欲師佔據東三省之故智，冀以挑起釁端威脅退兵傀儡組織之三套投機把戲，唾手而得華北；復可誇張奇績，恢復人民之信仰。今以我決抗戰，而其計劃失敗。於是軍部急求一戰而勝，意在炫耀武功，以博人民之擁護。故其戰略，以飛機重兵器於短期間內，猛撲我主力軍隊，並毀壞我政治經濟交通中心點，以迫我屈服。然若日軍不惟不能速勝而反得一敗挫，則軍部之威信，一落千丈，其勢力之土崩瓦解，可以指日而待。縱不敗挫，而曠日持久，勞民傷財，亦必民怨陡生，引起政治變化

。蓋日本內部糾紛，不僅爲元老重臣政黨外交系財閥資本家與軍部之爭，而軍人中又有穩健派與急進派之爭。此次急進派侵華而勝，則必獨攬政權，變更政治組織，國內政治團體及穩健派軍人，不願仰其鼻息者，均在淘汰之列。現在政黨擁護軍部之政策者，以懼於威力，欲圖生存，不得不爾。一俟急進派政策之失敗，完全暴露，而人民於備受痛苦之餘，知爲欺騙，則反對勢力之突起，將如春筍怒發，內部糾紛，自必變本加厲。侵略戰爭終於無法支持，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二)以日本整個國家爲觀察之點：日本侵略中國，其目的在於掃除英俄在華之勢力，再以我國之人力物力，增強其軍備，假假而將英俄勢力驅出亞洲，而自爲亞洲主人翁。故日本策略，以對英俄爲目的，以對華爲其進程中之一步。惟如是日本之侵略中國，必不能自耗實力，且須得一完整之中國，不能得一支離破碎之中國。若中國支離破碎，則得之無用。若日本自耗實力，則縱得中國而自身轉弱，罔言掃除英俄勢力，英美俄三國，將如甲午中日戰爭後之德法俄三國，聯合干涉，強制支